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常含着泪水的眼

——写在艾青故居

■木汀

回到出生的地方
听见了生命的第一声啼哭
看见了童年时
一天天长高长大的背影

落叶归根的日子
是诗歌寻根的时候
是诗人们寻根的时光

风散发着太阳的味道中
是山茶花的气息
难怪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说自己是双尖山脚下
山茶花的儿子
是哑田蒋村的儿子
是大堰河的儿子

亲切的乡音呵
比林间的鸟鸣好听

落在这里
就像矗立着一块硕大的礁石
每天在长久地微笑着
看海浪打过来
然后落下去

绿萼梅

■赵之逸

我见过的、最美的花，是绿萼梅
它是军装的颜色
浑身上下，散发着春天的光辉

在我原来工作的单位，就有一株
这样的花，转业前
在部队当通信兵，退役了
也一直保持着军人的品格
工作中从不叫苦，敢啃硬骨头
从来不肯因低头
每次见她走来，我都能
从她坚定的步伐中
读出梅花的韵味

离开原单位很多年了
每年八一建军节，我都会想起
那枝美丽又坚韧的绿萼梅
每次想起，我就会联想到
那个在上甘岭战役中
用嘴和右手的食指连接
被炸断了电话线的战士
用生命换取了三分钟通话时间
保证了胜利的五星红旗
高高插在敌人山顶

往期美文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新时代 新征程
奋斗强军

火红的狼毒花艳丽绽放，连绵起伏的梅里雪山气势磅礴，蜿蜒的金沙江浩荡荡荡……云岭高原处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驻守西南边陲的武警云南总队，在这片生机勃勃的高原上练兵备战、维护边境安全。他们用“高原情怀”滋养官兵，用“忠诚卫士”精神激励官兵，在新时代的彩云之南，以决胜突击的姿态创造新的佳绩。

那年寒冬腊月，滇西北高原迎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部队抓住这一有利练兵时机，组织官兵在茫茫雪野中开展基础课目训练，强化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提高部队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雪山上寒冷路滑，空气稀薄，大家巡逻走路时一定要重心前倾，这样走得稳一些。还有，脚一定要踏实，山高路滑，不要受伤了。”说话的是迪庆支队机动中队中士吴昀，在中队近日举行的“魔鬼周”极限训练中，他边整理装具边和新队员说起了山林地行军的注意事项。这已经是他第14次参加训练了。

“在行军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不能猛冲，大步向前走就行了。后面还有很多课目，大家要学会保持体力，不然后几天就会掉队。”在山林地行军课目开始前，吴昀再次跟新队员强调需要注意的细节。山林地行军对特战队员体力的要求很高。近日的降雨使道路格外泥泞，再加上山地地形复杂，给行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班长，我一定坚持住，放心吧！”新队员郑加吕由于背囊没有调节好，左肩被磨得失去知觉，渐渐掉了队伍后面。“来，你把枪给我，赶紧跟上队伍。”话音刚落，他一把从郑加吕的背囊上把枪拿了下来。

经过近25分钟的急行军，队伍终于来到了休息点。协调员宣布：“现在休息，需要补充水分，请迅速找到水源并鉴定是否可以饮用。开始计时。”刚放下背

囊休息不到5分钟的特战队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拿起工兵铲寻找水源。

“注意，不能在水源的正下方挖坑，要在离水源两至三米的地方挖坑蓄水。”吴昀边走边说。新队员衣布不明所以，吴昀解释：“在水源地正下方挖坑，要是敌人投毒，水渗透到土里你还怎么喝，不费一点功夫，就把你整‘光荣’了。”衣布恍然大悟，赶紧照着班长的说法操作了起来。

吴昀有一个绰号叫“老牛”。说的是他有牛一样的闯劲，像牛一样“奔袭”。新队员都说有他在，这个“魔鬼周”极限训练心里很踏实。

清甜浓郁的柚子花香让云南边境小城瑞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而在武警德宏支队，却有浓浓的硝烟味。

凌晨4时，一声尖锐的哨音惊醒了沉睡的营院。“全副武装，紧急集合！”瑞丽中队指导员鲁茸的口令急促有力。同志们，接上级通知，一伙“毒贩”试图通过边境线。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警方实施抓捕，立即登车，准备出发！”

瑞丽口岸四通八达，边贸街上商贾云集，既给当地经济带来勃勃生机，也给守卫在这里的武警官兵带来各种考验和挑战。

道路两边华灯飞掠而过，光影交叠。战斗班班长李金服役13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那年，一伙蒙面歹徒持枪行凶，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位百姓拿着落在自家院里的子弹壳，来中队找武警官兵求救。“危急时刻，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武警官兵一边安抚百姓，一边维持边境口岸安定，很快将不法分子抓获。

突发事件平息后，瑞丽百姓牢记住了“爱边疆、爱民族，不怕苦、不怕死，敢担当、敢作为”的武警官兵，也深深爱上了这些“孔雀之乡守护者，凤尾竹下文明兵”。德宏支队组建20多年来，先后参与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百余起，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数十次，被当地各族人民誉为“傣乡人民的守护神”。“有危险，找武警”被当地百姓唱进歌里，记在心上。

晨曦微露。武装巡逻车行至边境的南拔河。河水清浅，涉水可过。鲁茸说道：“不少贩毒分子随身携带枪支，只有严把第一关口，才能确保边境的安全稳定。”

“一组在前方树林警戒，二组在卡点一线设伏，三组占领高处准备狙击。”鲁茸手指地图发布命令，官兵迅速进入战位。

7时许，一辆白色小轿车驶入目标地点。“目标进入伏击地域，车内有4名‘毒贩’。各组迅速就位，准备抓捕！”鲁茸话音刚落，白色轿车停车。“毒贩”发现百米之外的武装巡逻车，立即弃车而逃，分头窜入路边林地。

“行动！”李金率先冲出。一名“毒贩”挥舞匕首，抗拒抓捕。李金抬起枪托，顺势横扫，击落匕首，在战友协助下迅速控制住“毒贩”。

“分组包抄！”另一边，鲁茸已带队冲向茂密的丛林。晨雾缭绕，水汽氤氲，林间能见度不到5米。“砰！砰！砰！”数声枪响后，远处传来搏斗声。几分钟后，鲁茸和战斗班押着3名“毒贩”返回。

德宏支队领导说：“这场‘背对背’的红蓝对抗，中队官兵打了一个漂亮仗。封控、搜捕、围剿干脆利落，达到了封死、严搜、快打的作战要求。”

“唯有从实战出发，不断提高官兵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反恐作战的能力，才能将熟悉山地地形、惯于山地活动的不法分子歼灭。”近两年来，支队党委深入研究立体围剿、卡口封控、精确打击等战法，全面提升了部队打硬仗、打恶仗能力。

更多时候，高原上的官兵默默守候在云端，在哨位，在战位，在界碑，在国门，守望万家灯火，守望黎明。

长期驻守海拔5000米滇川藏交界虫草山的某机动支队驻训官兵，不惧艰险扛起硬脊梁，用脚步丈量责任与担当。

在群山深处的巡逻点，寒风里矗立着几座简陋的临时板房。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中士曹岗坐在床边，盯着自己制作的缩小靶板，气定神闲。新的一年，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背着沉重的执勤装备登上山顶时，远望云雾在山谷中聚散，上等兵郑锋达拿起画笔描绘着一张张黝黑朴实的笑脸。红日爬上山头，大山里回荡着叮叮咚咚的敲击声，上士董森带着工具箱正在修理营房被冻坏的水管。夜深了，远处牦牛在叫唤，院里的大灯照亮了“幸福一家人”的牌匾，中士吴凡端着热腾腾的面条给班里的战友

庆祝生日……

巡逻在山上，大山就是家。任务在峰顶，群山就是栖身之所。不论条件多么艰苦、天气多么恶劣，执勤一线的官兵在任务面前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泰山压顶不弯腰，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军人的价值，不仅仅是驰骋疆场时的金戈铁马，更是在无人知处的默默守护。年轻的战士用如山的胸怀、无悔的青春、炽热的忠诚，在雪域高原坚守，奉献热血丹心，留给大山一个温暖的背影。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旺乡盛产野生虫草，每年夏季，当地农牧民就会进驻深山，采挖虫草。这里高寒缺氧、环境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然而该支队的巡逻官兵常年行走在这条巡逻线上，成为当地农牧民最坚实的依靠。

极端恶劣的天气让战士们上山执勤的路走得异常艰辛，看似近在眼前的山顶却举步维艰。上游虫草山到驻点的落差有500米左右，官兵们每次上勤需要2个小时才能到达任务区域。感冒、咳嗽这些在平原地区的普通病症在这里却更容易导致肺水肿、脑水肿等突发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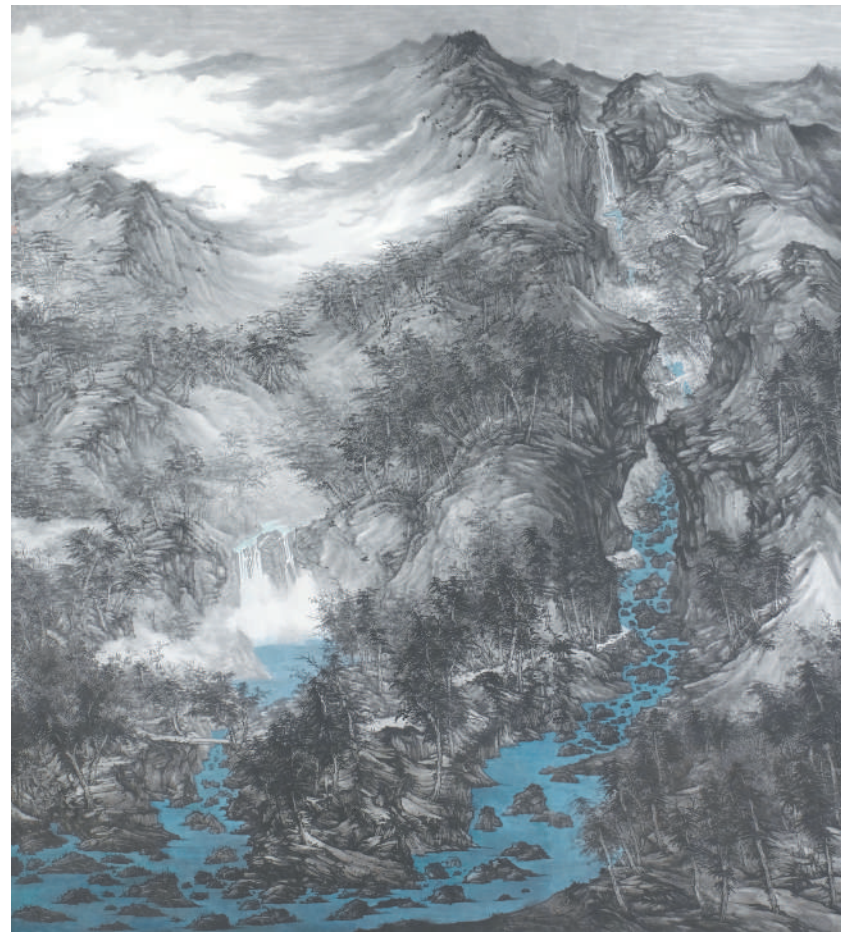
高原艰苦恶劣的环境不能改变，但这里却留下了战士们勾画出一幅幅壮美画卷。

其实，官兵平日里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为的是在关键时刻主动出击。

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他们的冲锋陷阵和负重前行。

那一次险情来了，金沙江白格堰塞湖达到最大蓄水量约5.78亿立方米，18时出现最大下泄流量，达3.1万立方米/秒，于当日凌晨2时左右过境云南，武警云南省总队及时启动Ⅲ级响应机制，驻守金沙江千里沿岸的机动支队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官兵昼夜奋战72小时以上，打响一场“家园保卫战”。

该总队司令员带领前指紧急赶赴金沙江沿岸，与一线官兵并肩作战，政委在基指密切关注堰塞湖过境险情，及时做好部队应急救援支援调度。在近千里金沙江沿岸的木高、良美、福库、格兰、土旺等多个村落，驻守一线的武警官兵应急拉动，昼夜奋战，及时高效做好搬物资、运沙石、搭帐篷、救伤者、转移群众等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绿水青山(中国画)

朱国栋作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江西省兴国县官田村，有红军首家中央兵工厂，走进这座兵工厂，会清晰地感知到那一段历史。1930年，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先后在江西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墟、方石岭打了六仗，除了黄陂属于宁都县外，其余五场激战都在兴国县境内。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在江西省兴国县境内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30万兵力的第三次“围剿”，面对着10倍于自己的兵力，红军毫不气馁，英勇征战，终于取得胜利，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关枪175挺，迫击炮55门，各种子弹250余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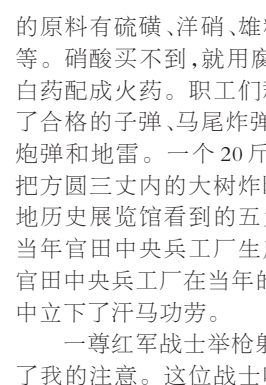
当时，江西省委、省政府就驻扎在兴国县官田村，俘获的俘虏和缴获的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到官田村。但是这些枪支有很多缺少零件，根本无法使用。

另一方面，由于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和粤北地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一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迫切需要补充大批枪支弹药。

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央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修械和制造枪支弹药的任务。

历史深处的兵工厂

■孙晶岩



红军总司令朱德将中央兵工厂厂址确定在兴国县莲塘乡官田村。当年，官田村处于中央苏区腹地，是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主要根据地。1931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中央兵工厂在这里诞生。兵工厂由工人俱乐部等部门组成，工人数量最多时达到近600人。官田村现在保留了运输队旧址、枪炮科旧址等。

官田中央兵工厂是红军时代最大的兵工厂，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兵工厂的形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工业发展的开端。

从1931年10月建立到1934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官田中央兵工厂共修配枪支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制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为武装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兵工厂管理严格，分工明确，上、中、下三个大厅都是车间，拥有三台车床、十多部钻床、多部冲床、一台刨床、一台铣床。动力有煤炭、木炭、汽油、柴油和水力。有三十匹马力发电机，三台柴油机是修枪炮大零件使用的，也是制作工具的生产母机，一般是人休息机器不休息。官田村东面有座山叫作官山，官田村由此得名，兵工厂还在官山下建有一台水轮发电机。

弹药科里设炸弹、火药、子弹各股。造子弹的原料主要是收集废旧子弹壳，还有铜线、铜板、铜盆、铜镯等。造弹药

的原料有硫磺、洋硝、雄精、木炭和硝盐等。硝磺买不到，就用腐烂木头磨粉和白药配成火药。职工们群策群力，造出了合格的子弹、马尾炸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和地雷。一个20斤重的地雷可以

把方圆三丈内的大树炸断。现在，在各地历史展览馆看到的五角星炸弹，就是当年官田中央兵工厂生产的马尾炸弹。官田中央兵工厂在当年的红军反“围剿”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尊红军战士举枪射击的雕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战士叫作马木松，是广东省五华县人。1931年秋天，他跟随堂叔马文来到官田村，是集体投奔中央兵工厂的五华县42位优秀青年之一。他是枪炮科的校枪员，热情开朗，充满阳光，深受大家的爱戴。

校枪就是检查枪支是否合格可以出厂，子弹是否具有杀伤力，这些都关乎武器的质量优劣及前方战士生命的安危。

1931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兵工厂意外地收到几箱“礼物”，打开箱子一看，是崭新的子弹，光光亮亮、黄灿灿的，太招人喜爱了。有人说这是敌机误投的，红军战士喜出望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礼物”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原来这是敌人故意做成和子弹一模一样的“诈子弹”，投到苏区来危害红军。这种子弹上膛，扣动扳机后枪支立刻解体炸得粉碎。

马木松作为校枪员，首先来到附近的小池塘边去试枪，他对准池塘中央的靶心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巨响，枪柄、枪托、准星等步枪零件被震得七零八落，掉进池塘里不见踪影。

红军时代武器装备来之不易，战士们把枪支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枪支零件丢失了怎么办？马木松心急如焚，顾不上怕水刺骨，脱下棉衣一个猛子扎入水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失散的步枪零件捞齐。在冷水中浸泡的时间太长，他被冻得瑟瑟发抖，嘴唇发青，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当时的苏区严重缺医少药，加之冬天的兴国县阴冷潮湿，患重病得不到药物的及时救治，年轻的马木松闭上了双眼，长眠在官田的土壤里，他是第一个牺牲在官田的红色兵工人。那一年，他年仅18岁。

兴国县官田村是人民军工的摇篮，始建于1931年10月的兴国官田中央兵工厂是我我军最早创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是苏区时期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先进、人员最充实、机构最完整、实力最雄厚的兵工厂。官田中央兵工厂不仅制造和修配了大量武器装备红军、支援革命战争，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人民军工的发展、壮大和人民军工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官田中央兵工厂旧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百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旧址前矗立起红军的雕像，红军首中央兵工厂以自己的丰功伟绩永远载入史册。



长征

第5496期